

亲情 友情 乡情

· 刘庆光 著 ·



点点滴滴 自在情深

亲情 友情 乡情

· 刘庆光 著 ·

点点滴滴 自在情深

书号:黔新出(2002)内资准字第 177 号

书 名:亲情·友情·乡情

编 著:刘庆光

封面设计:刘 航

摄 影:三 才

校 对:立 奎、芳 芳

印 刷:贵州省遵义新兴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人 生

如一杯酒

——序刘庆光《亲情·友情·乡情》

石永言

五十年前，我在遵义杰生中学念书的时候，曾与刘庆光同坐一排。这是临近解放时的事。后来又同在遵义四中求学。1957年，我们又一同考入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继而又同窗四载。这时我才得知，庆光兄是遵义教育家、书法家刘伯庄先生的孙子，出自遵义名人之后。

由于庆光出自书香门第，故在学生时代便爱好写作。大学时代，即在《贵州日报》、《山花》等报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他长期耕耘在杏坛上，虽然从事教学工作，但始终不忘写作，不断有文章问世，近一两年，由于退休在家，颇多闲暇，更以文章自娱。在《贵州日报》、《遵义日报》、《遵义晚报》等报刊上，频频有作品出现。或缅怀先人，或追忆童年，或回望学

子生涯，或抒写人生沧桑，语切切，情浓浓，意深深，读来如晤故人，如遇年少朋友，摆家常，话乡情，叙友情，点点滴滴，自在情深。

“浓浓亲情”里的一组文字，为我们介绍了他的祖父、叔祖父、姑婆、父亲、母亲等在往昔岁月里的一些生平事迹，从中让我们窥见了这些老人的沧桑生涯，以及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为社会、为家人所作出的贡献。作者三个长辈的事迹载入《遵义市志》，这在遵义的家族中是鲜见的，可见作者的长辈们，为人生为社会奋斗而作出的贡献。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祖父刘伯庄先生，是遵义有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实业家，在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伯庄先生还是发动号召人民群众去丰乐桥迎接红军进城的组织者之一。故遵义会议纪念馆有关陈列里，便有伯庄先生的事迹，供人缅怀。像这样的先人，作为孙子的刘庆光岂可遗忘？当然应该大书特书了，庆光写他父母的几篇文章，深沉而情真。关于父亲的那篇，可以说滴着血泪。其中的几个细节，虽然没有展开，但从这点滴文字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人世的凄苦与悲酸。读着读着，不免悲从中来，令人同洒一掬之泪。

从庆光的这几篇文章，使我想到文学作品离不

开一个“情”字。如没有真情实感，特别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人与事，那样的作品，怎样去打动人呢？怎么去激起人们的共鸣呢？

庆光的兄长庆田与胞弟庆鹰，均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故受其影响，庆光也具有一双新闻眼光，他善于观察发现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抓住即刻形诸笔墨，敷衍成篇。如《喜读新生录取名单》、《遵义可桢大桥的联想》等文，既具有新闻性，同时从中议论开去，使读者受到启迪。

庆光的文章，一般都较短小，这是他行文的一个特点。短小精悍，朴实无华，很少文饰，多用白描，三言两语，就交代了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这是他长期写作形成的一个习惯。可以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所以读他的文章，比较干脆、痛快，是啥就是啥，不拐弯抹角，不遮遮掩掩。譬如《笑谈学生绰号》、《追鱼娃黄奶妈》、《水》等文，都深刻地表现出他的这个特点，是我比较喜欢的短文。

人生，如一杯酒。青壮年时，是一杯浓酒，进入老年，则如一杯淡酒。要让这杯沉酒淡而有味，就要像庆光那样，退休下来，写写文章，日子过得轻松、惬意。赋闲在家，一切都归于恬淡、平静，远离了轰轰烈

烈,人到老年,特别爱回忆往事,虽然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有的令人回味,有的不堪回首,有的聊以自慰,但都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印记。庆光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自遣自娱,不失为人入暮年后的一种生活方式。

沧海桑田,洗尽铅华,平淡又回归大自然。像庆光写下的这些文字,除了自娱之外,尚可娱人,让人们读了之后产生联想与回味,唤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

寻觅与发现

夏元佐

世事沧桑，乡关何处？

人一退休，无考勤之劳碌，有心神之宽松，免不了要向后看，寻觅人生路上的足迹。

从汇川坝上遵义四中高一年的学生，头角初露得“稿费伍角”开始，到遵义师专副教授结集文章成书，庆光同志在写作的道路上行走了 50 多个年头，回望人生流水，透过世纪云烟，总有新的发现。

近年来，庆光同志退而不休，文章频频见于报端，或忆骨肉亲情，或记故里乡情，或叙师生友情，颇有文思勃发之势。

刘氏祖辈，有三人在《遵义市志》中列传，是特立独行的人物。

祖父伯庄先生，出身贫苦农家，因成绩优异保送成都师范，后事业有成，集教育家、书法家、实业家于一身。叔祖父芷庄先生，从乡下进城，由学徒做起，创办位于遵义城中心丁字口的“协记商号”，研制油布、油绸，成为地方工商界名流。1935 年，红军长征路过

遵义，正处危难之时，伯庄、芷庄（还有季庄）兄弟，组织群众到城边的丰乐桥头欢迎，并以 5000 银元及大量的油布捐赠，显示了开明的眼光和慷慨的胸怀，有功于革命，事迹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

1941 年，伯庄先生之子刘汝聪误入昆明机场被扣，遵义警备司令部借此抓捕并敲诈芷庄先生。伯庄先生多次抗议无效，冤狱难伸，留下遗书，愤而持剪刀杀于警备司令部门前的大道上。以死与恶社会抗争，堂堂正气，慷慨悲壮，遵义前无古人。

姑婆刘闰纯女士，求学于昆明、仰光、上海，学英语于圣玛利学院，受现代民主思想熏陶，曾任遵义女中校长。1936 年，遵义县政府命令学校师生到南门关欢迎省长顾祝同，女中学生王永芬被军车碾死，当局却以“非常时期”为由不予处理。刘闰纯校长仗义执言，联络社会各界人士，为无辜惨死的学生请命，召开隆重追悼会，出特别纪念专刊，并亲写序言，签名盖章，正气凛然义薄云天，让苟安者汗颜而振作，让恃权者恼恨而心惊。

刘氏祖辈，一门三杰，既是家族的荣光，也是地方的骄傲。从贫苦农家走出，到城市建功立业，男为人杰，女为豪英，真正实践“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深得中国文化教育的精华营养，又

将此精神光大发扬,培育学生,启迪后人。教育支撑起希望的大树,是刘氏家族成功的根本。

有如此教育的家族背景,有如此的家族题材,庆光同志的笔下自有可写的动人文章,可寻的精神财富。然而,他却以平实的语言,融入自我的反思,在严格甚而是痛苦的解剖中重新找回失落的自我,而有了新的发现,文章也就有了新的价值。他的《父亲》,可视为其中的典型篇章。

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受迫害而死,用生命捍卫了人格的尊严,却给家庭带来无尽的灾难。母亲(遵义有名的李雪樵老师)寻死寻活,满面是血碰撞棺木要与父亲同去,弟幼妹小一团痛哭;不敢通知亲友,少年的庆光独自送葬,跪在泥泞的山路,滂沱大雨洗不尽凄凉的泪水。因父亲的影响考不上大学,“一气之下,我用剪刀剪去父亲的照片。……后来才知道政审之厉害。”80年代初父亲平反,却找不到父亲的照片,“好不容易找到领导才在档案材料中找得。照片放大后,我时常感到心中有愧。”儿子的剪刀岂能把父亲的照片“剪净”,档案中还有照片给你永久保存。喜乎?悲乎?一张小小的“照片”,折射出世事的沧桑,心灵的痛创。

庆光同志以“亲情·友情·乡情”作为书名,不仅

是题材的定位,而且是以“情”作文,如“实”叙事,真情成为全书的灵魂,因真情的获得而找回失落的“自我”。同样就在《父亲》一文中,他透露了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细节:父亲当年亲手抄录悼念祖父殉难的诗文纪念册(伯庄先生之死震动遵义,吊唁者中多有名流名士,吊唁文中多有名联名篇,如丰子恺先生的挽联中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之句。)*“可惜,胆小怕事的我在文革中亲手烧掉。烧了‘传家宝’,今日细想起来,愧对父亲,无脸见祖宗。痛定思痛,悔之晚矣。文革中我还冒充积极,将祖父收藏的线装书,一担一担挑去交给组织,违背了父亲的心愿。他生前说过,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动这些书……”细心的读者,定能从这些浸染着血泪,饱含着忏悔的文字中,触摸作者痛苦反思的心路历程,体会“文革”浩劫对人心的戕害和扭曲。自我剔除体内的病毒,增强自我的免疫能力,既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发现,又是为建设精神文明应尽的职责。精神往往因痛苦的磨难而有新的坚韧,灵魂往往因痛苦的反思而有新的超越。

庆光同志毕竟幸运,苦读之后次年(1957年)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十分难得。往后人生路上虽有坎坷,但都能谨慎前行,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在不断的

探索中寻觅人生真谛，从“文概模式”中走出，找到了适合自己性情的表达方式，以自己的创作表现自己生命的存在。

家在名城遵义：得山川之灵气，有气象之万千，写不完的湘江水，写不尽的凤凰山。学在名校四中：同学少年，多英才俊士，教泽源远流，有鸿儒名师，其间逸闻趣事，多之广矣。这些都为乡情、友情提供大量题材，聚之笔下，自有可观之风俗，可咏之人物，述往事思来者，给人新的思考，新的启迪。

庆光同志的文章，大多发表报纸副刊，既有散文之形式，又有新闻之特色，即使写小城旧事也能与时俱进，引发新的意义。如《追鱼娃黄乃妈》，借“追”字谈“追”的精神，鼓励年轻人克服娇骄二气，奋发拼搏。《水》，借“梦中水响”，“抢水扯皮”，谈资源保护，增强环保意识，忧患情怀让人慨叹。为了增强语言的亲和力、接近性，庆光同志颇为讲究“遵义特色”，如“站起来像门那样大一扇”之类，良多韵味。

庆光同志的文章，篇幅大多短小，结构无枝无蔓；主题大多单一，旨意鲜明直截，语言大多平实，少有文采藻饰。这样的文章看似平常随便，实是多年的修炼所得。长期积累，烂熟于心，心之所至，下笔成文。有时偶出闲笔，也会给人新的信息。如作家石果的笔名，来

自“石头开花都难,何况结果?”

身逢清明之世,环境宽松,心头无余悸,胸中多激情:一得天时。家在汇川园中,“文昌阁”文风鼓荡,凤凰山有凤来仪,汇川水吞吐百川;二得地利。胞兄胞弟,供职省报,同学同窗,多有名家,相互砥砺,激发文思;三得人和。庆光同志以诚待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全得,笔下自有花开。

写作讲究心态,即人们常说的赤子之心;写作需要灵感,即一种年轻态的创造激情。写作的“年轻态”和“新感觉”,是任何品牌的“脑黄金”、“脑白金”滋补不出来的。

庆光同志还真有点“老顽童”式的心态和与之俱来的灵感。暑假的一天傍晚,校园散步偶尔相遇,他问:“你说蛐蛐儿,遵义话怎样讲呢?”我答:“叫咕咕嘛。”两三天后,他的新作见报,标题是“叫哥哥”。“那不知疲倦的叫哥哥,连续不断的清脆的叫声,使我笔下开花,越写越展劲。”蛐蛐儿,那“行吟诗人高唱的生命之歌”,给人灵感,难怪他要为文章标题:“叫哥哥”。……

预祝庆光同志越写越展劲,在不停的笔耕中,更有新的寻觅,新的发现!

目 录

序一 人生如一杯酒	石永言(1)
序二 寻觅与发现	夏元佐(5)

一、浓浓亲情

祖父刘伯庄	(2)
三祖父刘芷庄	(8)
姑婆刘闰纯	(12)
姑爹潘名挥	(14)
独特的思绪	(17)
父亲	(20)
父亲二、三事	(23)
十四套《遵义市志》	(26)
一张麻将桌	(28)
老照片立新功	(30)
永远怀念的老人	(33)
媳妇背婆婆	(36)
水	(38)

二、追忆童年

难忘杰生小学	(41)
--------------	------

抢小皮球	(44)
小小的寝室	(45)
校园趣事	(46)
追鱼娃黄乃妈	(47)
怀念连环画	(49)
笑谈学生绰号	(51)
叫哥哥	(53)
儿童节感言	(55)
红军山忆旧	(57)
哥俩好	(59)
暑假乐园	(62)
黑虎	(64)
盆蒸包谷粑	(66)

三、汇川情深

三代人的情怀	(69)
难以忘却的思念	(71)
林校长点滴	(74)
四中教导主任夏都芬	(76)
总务主任唐秉全	(78)
四中的老师们	(80)
身残志坚的蔡翁	(82)
汇川坝速写	(84)
喜读新生录取名单	(86)
湘江河畔的思念	(88)

献给四中老师的诗	(91)
----------------	------

四、文艺随笔

稿费五角	(93)
我与贵州日报	
——满目新绿葡萄架	(95)
一张大字报的故事	(98)
丰功万古存	
——读关于周总理的回忆录	(101)
谈批评与反批评	(103)
学会在词汇的海洋中游泳	(105)
有感于乡土文学	(107)
谈文艺创作中的想象作用	(109)
作家风格的形成	(114)
谈谈寓言	(121)
黔北作家创作的语言美和简洁美	(124)
谈谈文学欣赏	(128)
群众口语的美	(132)
文艺理论课教学模式初探	(134)
“五·一”逛书店	(138)
走进盆景艺术天地	(140)
有感于“鲤鱼田的传说”	(142)
从对比中发现问题	(146)
“三”字的联想	(149)
再谈“三”字的联想	(151)

谈高品位的纪实之作

——读《遵义会议纪实》杂记 (154)

五、校园内外

魏丹若先生 (160)

始终微笑的右派分子 (162)

严谨执教的李季超老师 (164)

李慕浓先生 (166)

桃李芬芳映黔北 (168)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71)

如有来世仍做教师 (173)

太多的爱是一种伤害 (176)

遵义可桢大桥的联想 (178)

浙大碑亭与保送生 (181)

年青有为的校长邹理凡 (183)

六、师友情缘

佛师 李中意(186)

不渝的情感 郑希有(190)

认识庆光 汪升华(194)

难忘师生情 邱 红(197)

后 记